

守望家园

徐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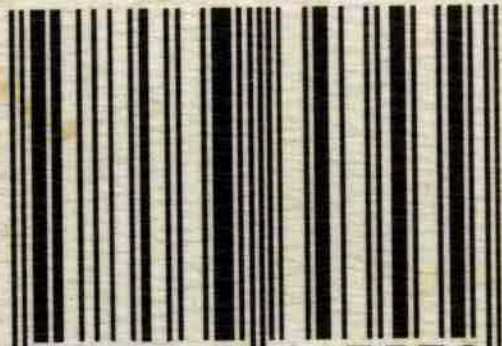
著

大地之门丛书





ISBN 7-5336-4353-4



9 787533 643539 >

ISBN 7-5336-435

定价：12.00 元

大地之書

徐剛

著

守望家园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守望家园/徐刚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
2005.5

(大地之门丛书)

ISBN 7-5336-4353-4

I. 守… II. 徐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8371 号

策 划:曹露明

责任编辑:包云鸠 尚燕彬

装帧设计:奇文云海

出 版:安徽教育出版社

地 址: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

网 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开 本:965×635 毫米 1/32

印 张:7.5

字 数:92.8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 001-5 300

定 价:1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

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芥
地
之
門

葉寧文懷沙



大鈞所母運滄海帝力
於吾豈有哉甘苦來
生新境鬱融奮發歷雄中

中印尊題

老侶剛和
慈安父懷沙



自序

敢问沧桑岁月，雪在何方

雨或者雪还有淡淡的雾笼罩下的山村、旷野，那是风景。我常常想起，当夏日的惊雷在崇明岛上空的云层里震响，江海边缘的大芦荡起伏呼啸，然后是大雨如注。母亲和姐姐在茅草屋端着盆盆罐罐四处“捉漏”，而我却痴痴地望着屋外的风雨，少小年代的敬畏，对天的敬畏，便是这样发生的。后来，我到西保小学读书了，每逢这样的雷雨天，既没有钉鞋——一种用油布做鞋面、鞋底有钉子的老式雨鞋——也没有雨伞，便只有飞快地赤脚奔跑，在雨中。

如今想来，夏日的雷雨是一种诱惑，诱使你冲进疾风暴雨中，有一种催人冒险的冲激

力，可以全身心地感觉雷鸣电闪和暴雨的风景，但肯定有摔倒乃至遭到雷击的风险。冬日的雪就不一样了。上世纪 50 年代的崇明岛不仅有雪，而且有大雪，那漫天飞雪温柔而飘逸，一片一片的似乎是在挽留我的童心。上学放学时便一路打雪仗，找不到路，有几次滚到了河沟里，从头到脚都陷进了冰冷的温柔中。雪天无风，家家户户的炊烟会从烟囱里笔直往上升腾，会有写诗画画的冲动。那雪花竟然也牵动着一个乡下少年的茫然无绪的思，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将要过去了。

每一年冬天，我在北京总是盼着下雪。雪，那是中国大片土地上越冬农作物的衣被，也是来春万物苏生时的甘泉。在一个接一个的暖冬少雪之后，缺水的土地连同干渴的心灵都生出了一种恐慌：大雪，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那飘飘洒洒可以让孩子们欢呼雀跃的雪，为什么离我而去？连续几年，盼雪的北京人盼到的那一点点雪的粉末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传递的是不是这样的信息：我将飘逝。燕山和北京，在失去雪的风景之后，纵然有再多的高楼大厦，那幸

存的故宫角楼的裂缝却毫无疑义地指向了传统文化的断裂，能不能这样说：当我们失去一种风景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失去了一种文化。

我的思绪游走在雨和雪之间，为雷声而震颤，在闪电的切割下细若游丝，伸向原始的裂缝、大山的褶皱、荒漠中的胡杨，从青藏高原跌落、串连起长江的浪花。我看见，当盛夏时长江中下游暴雨高涨，而源区的沱沱河沿却还在下着鹅毛大雪，雨和雪互相呼应着，声气相通，血脉相连，大山的庄严怎么离得开白雪呢？大地的灵动怎么离得开流水呢？这庄严与灵动化生了万类万物的广大和美丽，人居其一。

雨雪的另一端是谁在摆弄？

雨和雪是生命的流动，从过去到未来，当它作为风景出现的时候，人类便有了最初的感动和惊讶，然后是神话和宗教。恩格斯说：“古希腊所有的风景都装在——或者至少曾经装在——和谐这个框子里。”（《伟人小语》，广东旅游出版社）因而在古希腊，每一条河流、每一片森林都有自己的女神或者神灵。对爱琴海情有独钟的泰勒斯还说过“万物源于水”，这使我

又一次想起了老子，他说：“道可道非常道。”“道”是何物？老子只说：“上善若水”，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”，而“道生万物”。地球上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时发出的先知的声音，是如此的相似相近。

据说，老子的先生常枞在病榻上是这样教诲老子的：

回到故乡，或者经过故乡的时候，你要下车；

从高大、古老的树木下路过，你要弯腰蹶足而过；

面对大江巨川，你要垂首；面对小河流，你要让路；

山川万物，故旧先辈，是为大，而吾为小。

这样的先生、这样的教育，我们已经陌生又陌生了，中国还有多少人在读老庄？

亲爱的朋友，正是从生命与文化的意义上感觉风景，感觉曾经熟知的雨和雪，才使我生

命的激情和天真免于过早地涸竭，也生出了忧患：今天我们不仅忽略风景，而且毁坏风景，再把仅剩的风景当作摇钱树。聪明绝顶的人类正在共同地、世界一体化地做着同一件蠢事：把追求物质财富当作人生至上的目标！

可是，那风、那云、那雨、那雪、那夜晚的星空，仍然是最美最美的啊！

敢问沧桑岁月，雪在何方？

是为序。

徐 刚

2004 年 12 月 5 日深夜

北京连续浓雾之后于凉水河畔一苇斋

目 录

自 序

敢问沧桑岁月,雪在何方 ... 1

引子:地球

——惟一的家园 1

家园往事 15

我们怎样脚踏实地 79

流失的国土 102

西部风沙线 112

小心翼翼接近辉煌 128

大地盘锦 139

绿色榆林 184

依然是沧海桑田 204

结语:地球如是说 220

后 记 226

引子：地球——惟一的家园

迄今为止，我们的家园只能建立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，也因此，在 20 世纪，人类中的良心发现者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口号：地球——人类惟一共有的家园。

土地的枯荣，便是岁月的枯荣。

土地，这个理应对人类而言最熟悉、最亲切的字眼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，已经变得陌生而遥远了。

人们追求奢华与舒适，而大都市则被人认为是奢华与舒适的最好去处。我寄居的北京团结湖小区，有川流不息的河南农民推着板车捡垃圾、收家具，当被问及为什么要离开

乡下时，他们告诉我：“在城里流浪、要饭，也比种地强！”

我在想，他们是头也不回地离开那一块祖宗传下的、耕种了几十年养育了几代人的土地的呢，还是仍在梦魂牵绕着故乡故土？

我只能默然。

就怕别人问我：“你呢？你天生就是城里人吗？你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呢？”

是的，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的祖上从江苏常熟挑着一架纺车、两个泥筐到崇明岛垦荒安家。我的为我守寡终身的母亲让我念书，让我远走他乡宁可自己孤独。后来套在一架名缰利索的独轮车上，我离开那一块土地也已经很久很久了。

城里的孩子问：“土地在哪里？”

“就是花园中长着花草的那一点泥土吗？”

“就是春天卷进大街小巷的那些灰沙吗？”

甚至有孩子说“土地就是水泥”。不要责怪他，因为他从生下后就没有见过土地，他住在水泥墙隔断的房间里，他在水泥地上学步，他眼见的高楼大厦都是水泥预制板搭砌的，他从



小就听惯了水泥绞拌机的轰然声响，于是他便跟幼儿院的老师争论说：“不！地球是个水泥球！”

土地的历史就是家园的历史。

自有地球以来，土地的形态虽然历经无数次战争、灾害以及人类行为的破坏或变更，但它的最基本的属性却始终不变：农人只需撒下种子，加以培育，土地就会长出五谷杂粮。另外，不断减少的土地无言地告诉世人，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。

1996年世界地球日的一个共同的话题是：土地，究竟有多大承载力？

土地、岁月、家园和人。

我想，我只能以辽阔和寂寥来形容远古时的土地。那时森林是土地之上的旺族，蚯蚓蛰伏在地底下，硕大无比的蜘蛛刚开始结网，在第一朵鲜花开放之后，才有人类出现。

人类最初的目光肯定不像现代人那样贪婪、凶残，而只是惊恐、惶惑。假如达尔文的学说是正确的，那么他们肯定还保留了古猿的某些特性，比如对树木的留恋，更多的却是为了

避开兽类的袭击。实际上,站起来的我们的初祖,至少在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,并且对爬行始终抱有怀旧情结,当他们在森林中与猛兽格斗不敌而退时,便只有爬到树上,居高临下以为躲避。说不定他们还发出过这样的感叹:我站起来干什么?

人类最早的家在树上,祖宗称之为“巢”。

我们的古籍上记载道:“上古之世,人少而禽兽众。”最早发明并筑巢的叫有巢氏,不妨说有巢氏开创的“构木为巢”的历史,是我们家园的起点。人类出现之初并不以万物之灵自居,也不见得比动物聪明到哪里去。有古老的传说认为,有巢氏是看见了树上的鸟巢之后得到启发,才筑巢而居的。在这之前,我们的先人白天赤条条地在林间野地觅食,晚上则同样赤条条地栖身于树木的枝枝桠桠间。

巢可避风,巢能挡雨,因而巢又被称作风巢、雨巢。很久以后直到今天,还有把情侣的新居称为爱巢的。人类繁衍后代的事业,自有巢之后,一般而言都是在房子里进行的。

有了钻木取火,不再茹毛饮血之后,房子



里又出现了火光和烤肉的香味，房顶上开始冒出青烟，那是人间烟火。

约略言之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

人只能在环境中生活。

自然环境是天然的，比如华夏先人在黄河、长江流域的发祥之地，水草丰茂，林木森森，虎啸猿鸣不断，野生果实累累。但，自然环境中的人的居住地却需要稍加营造。人从森林里出来，亲近绿色几成天性；人怕潮湿，便要选择向阳坡地；作为简单而必要的防范，又有了枯枝朽木组成的篱笆。当插进泥土中的枯枝中的某一根，来年春天不经意地发出新芽时，我们的人文初祖惊讶了，这使他们的目光从更多地留心天上的风雨雷电，部分地转移到了土地上。

土地一样神奇，而且距离人类最近。

后来，才有了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”。

也有了播种的最早的冲动和构想。那是一次采集归来之后，那些果实有坚壳，用石块敲开之后便冒出一阵清香，放进嘴里，味道好极了。为什么不埋进泥土中呢？当然要埋在枯木